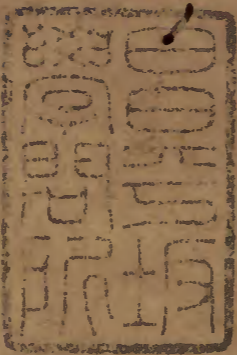


古文世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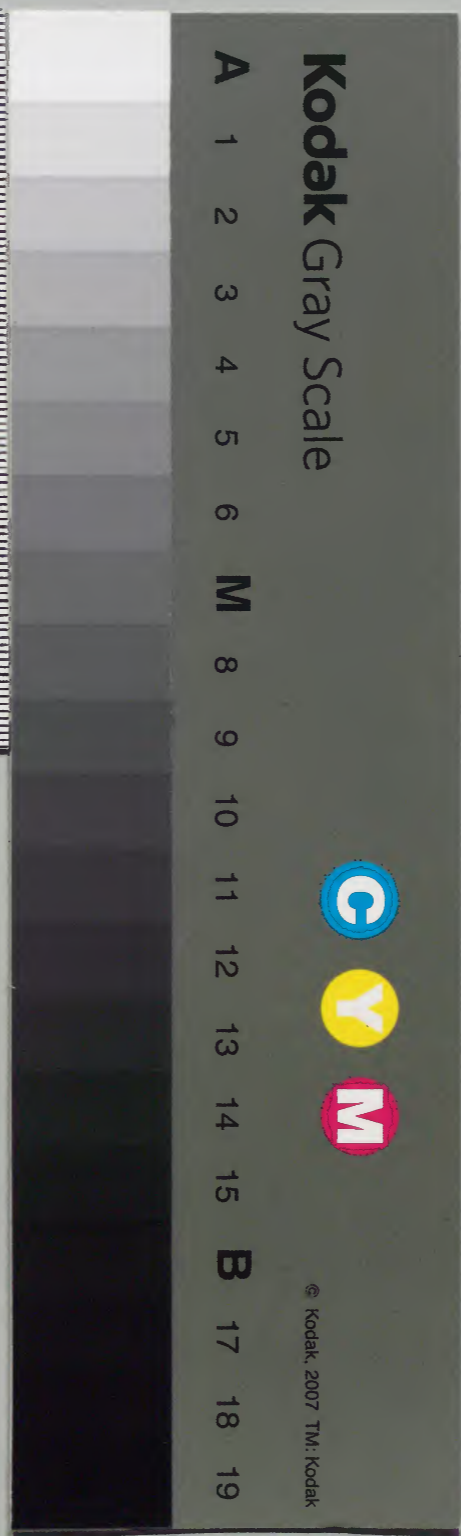
二十七之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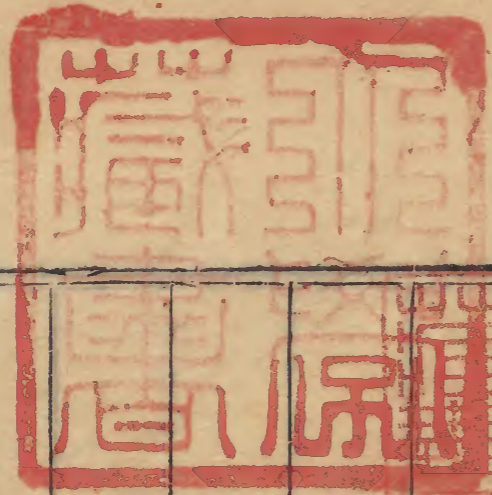


漢書門類			
三	七	三	二
九	七	函	號
五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三	七	三	二
九	七	函	號
五	〇	冊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732	
冊數	50 (14)		
函號	359	54	





世編卷之二十七

淺草文庫

舉薛宣疏

谷永

黑龍見對

論神怪

日食地震對

災異尤數對

訟陳湯疏

受伊邪莫演

易傳總論

京房

古文世編

百五十五

上徙都成周疏

翼奉

訟王尊書

公乘興

憂郡國災異

成帝

勅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

奏箋成帝

趙后

成帝答

擣素賦

班婕妤

自傷悼賦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與王鳳論九女

杜欽

詣白虎殿對策

論傅喜書

何武

諫立趙婕妤書

劉輔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

毀廟議

訟劉輔書

辛慶忌

論宜建三統書

梅福

論王氏專權書

百五十五

日蝕對

孔光

劾王立黨友奏

翟方進

論封拜丁傳書

師丹

諫哀帝書

鮑宣

論董賢書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論董賢封事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七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舉薛宣疏

谷永

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人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故臯陶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御史大夫內承本朝之風化外佐丞相統理天下任重職大非庸材所能堪今當選於羣卿以充其缺得其

人則萬姓欣喜百僚說服不得其人則大職墮
斲王功不興虞帝之明在茲一舉可不致詳竊
見少府宣材茂行絜達於從政前爲御史中丞
執憲轂下不吐剛茹柔舉錯時當出守臨淮陳
留二郡稱治爲左馮翊崇教養善威德並行衆
職修理姦軌絕息辭訟者歷年不至丞相府赦
後餘盜賊什分三輔之一功效卓爾自左內史
初置以來未嘗有也孔子曰如有所譽其有所
試宣考績功課簡在兩府不敢過稱以奸欺誣

之臯臣聞賢材莫大於治人宣已有效其法律
任廷尉有餘經術文雅足以謀王體斷國論身
兼數器有退食自公之節宣無私黨游說之助
臣恐陛下忽於羔羊之詩舍公實之臣任華虛
之譽是用越職陳宣行能唯陛下留神考察上
然之

且怒對下惑然羔羊之語舍公實之
兼機器自疑食自公之證宜無不黨
我協育繪豎術文雖足以藉王豈
之畢臣聞習其莫大於余入宜也
其效其志也

黑龍見對

谷永

臣聞王天下有國家者患在上有危亡之事而
危亡之言不得上聞如使危亡之言輒上聞則
商周不易姓而迭興三王不變改而更用夏商
之將亡也行道之人皆知之晏然自以若天有
日莫能危是故惡日廣而不自知大命傾而不
寤易曰危者有其安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陛
下誠垂寬明之聽無忌諱之誅使芻蕘之臣得
盡所聞於前不懼於後患直言之路開則四方

衆賢不遠千里輻湊陳忠羣臣之上願社稷之長福也漢家行夏正夏正色黑黑龍同姓之象也龍陽德由小之大故爲王者瑞應未知同姓有見本朝無繼嗣之慶多危殆之隙欲因擾亂舉兵而起者邪將動心冀爲後者殘賊不仁若廣陵昌邑之類臣愚不能處也元年九月黑龍見其晦日有食之今年二月己未夜星隕乙酉日有食之六月之間大異四發二二而同月三代之末春秋之亂未嘗有也臣聞三代所以隕

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湎於酒書曰乃用婦人之言自絕於天四方之逋逃多罪是宗是長是信是使詩云燎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易曰濡其首有孚失是秦所以二世十六年而亡者養生泰奢奉終泰厚也二者陛下兼而有之臣請略陳其效易曰在中饋無攸遂言婦人不得與事也詩曰懿厥惇婦爲梟爲鴟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建始河平之際許班之貴傾動前朝熏灼四方賞賜無量空

虛內臧女寵至極不可上矣今之後起天所不
饗什倍于前廢先帝法度聽用其言官秩不當
縱釋王誅驕其親屬假之威權從橫亂政刺舉
之吏莫敢奉憲又以掖庭獄大爲亂阱榜箠瘡
於炮烙絕滅人命主爲趙李報德復怨反除白
罪建治正吏多繫無辜掠立迫恐至爲人起責
分利受謝生入死出者不可勝數是以日食再
旣以昭其辜王者必先自絕然後天絕之陛下
棄萬乘之至貴樂家人之賤事厭高美之尊號

好匹夫之卑字崇聚僇輕無義小人以爲私客
數離深宮之固挺身晨夜與羣小相隨高集雜
會飲醉吏民之家亂服共坐流湏嫖嫚溷殺無
別閔免遁樂晝夜在路典門戶奉宿衛之臣執
干戈而守空宮公卿百僚不知陛下所在積數
年矣王者以民爲基民以財爲本財竭則下畔
下畔則上亡是以明王愛養基本不敢窮極使
民如承大祭今陛下輕奪民財不愛民力聽邪
臣之計去高敞初陵捐十年功緒改作昌陵反

天地之性因下爲高積土爲山發徒起邑並治
宮館大興繇役重增賦歛徵發如雨役百乾谿
費疑驪山靡敝天下五年不成而後反故又廣
盱管表發人家墓斷截骸骨暴揚尸柩百姓財
竭力盡愁恨感天災異婁降饑饉仍臻流散冗
食餒死於道以百萬數公家無一年之畜百姓
無旬日之儲上下俱匱無以相救詩云殷監不
遠在夏后之世願陛下追觀夏商周所以失之
以鏡考已行有不合者臣當伏妄言之誅漢興

則赫赫大異庶幾可銷天命去就庶幾可復社
稷宗廟庶幾可保唯陛下留神反覆熟省臣言
臣幸得備邊部之吏不知本朝失得瞽言觸忌
諱罪當萬死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論神怪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怪知萬物之情不可罔以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不終之藥造與輕舉登遐倒影覽觀縣圃浮游蓬萊耕耘五德朝種暮穫與山石無極黃冶變化堅冰淖溺化色五倉之術者皆姦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

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
聖人絕而不語昔周史萇弘欲以鬼神之術輔
尊靈王會朝諸侯而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
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利却秦師而兵剄
地削身辱國死秦始皇初并天下甘心於神仙
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齎童男童女入海求
神采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
少翁公孫卿樂大等皆以仙人黃冶祭祠事鬼
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賞賜累千金大尤尊

盛至妻公主爵位重累震動海內元鼎元封之
際燕齊之間方士瞋目扼腕言有神仙祭祀致
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
夷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
侯師張宗之姦紛紛復起夫周秦之末三五之
隆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竦精神舉天下以求
之矣曠日經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
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
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有以窺朝者

劉月嘗專意婚相早竊氣東青申舉天子人
 對明親宗之姦紛紛對故夫周秦之末三正之
 災為率至師示中育天階王文驗費師入神則
 師之術皆以萬樓其對平等者以術竊藉對精
 烈燕齊之間武士期日或學言育師山祭師姪
 盜至婁公主賴出重累靈憤感肉示鼎示娃之

日食地震對

谷永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
 納問公卿又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
 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聖問臣才朽學淺不
 通政事竊聞明王卽位正五事建大中以承天
 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
 宮般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徵降而六極至凡災異之變各象過失以類告
 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婺女之分地震蕭牆

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中與內寵太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褒姒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臧此其效也陛下踐至尊之祚爲天下主奉帝王之職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

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咲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主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飭正二女以崇至德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脇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宮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職以廣繼嗣之統息

白華之怨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
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
者也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筮納言而
帝命惟允四輔既備成王靡有過事誠勅正左
右齋栗之臣戴金貂之飭執常伯之職者皆使
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濟謹孚無敖戲驕
恣之過則左右肅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未有
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
治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

之福論材選士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
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毋聽浸潤之譖愬
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之徒
不得卽工小人日銷俊乂日隆未有功賞得於
前衆賢布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
下分絕爲十二州制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
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土一夫大呼
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
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

殘賊酷暴之吏錮廢勿用益選溫良上德之士
以親萬姓平刑釋寃以理民命務省繇役毋奪
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
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
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未有德
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
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
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今三年之間災異蜂
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

著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
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
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災異尤數對

谷永

臣永幸得以愚朽之材為太中大夫備拾遺之
臣從朝者之後進不能盡思納忠輔宣聖德退
無披堅執銳討不義之功猥蒙厚恩仍遷至北
地太守絕命隕首身膏野草不足以報塞萬分
陛下聖德寬仁不遺易忘之臣垂周文之聽下
及芻蕘之愚有詔使衛尉受臣永所欲言臣聞
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脩其職
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辜有官守之任當畢力

古史補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三百廿一
遵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忠臣
之於上志在過厚是故遠不違君死不忘國昔
史魚既沒餘忠未訖委極後復以屍達誠汲黯
身外思內發憤舒憂遺言李息經曰雖爾身在
外乃心無不在王室臣永幸得給事中出入三
年雖執干戈守邊陲思慕之心常存乎省闈是
以敢越郡吏之職陳累年之憂臣聞天生蒸民
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內非爲
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

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迺天
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王者躬行道德承
順天地博愛仁恕恩及行葦籍稅取民不過常
法宮室車服不踰制度事節財足黎庶和睦則
卦氣理效五徵時序百姓壽考庶中蕃滋符瑞
並降以昭保右失道妄行逆天暴物窮奢極欲
湛涵荒淫婦言是從誅逐仁賢離逃骨肉羣小
用事峻刑重賦百姓愁怨則卦氣悖亂咎徵著
郵上天震怒災異婁降日月薄食五星失行山

崩川潰水泉涌出妖孽並見彗星耀光饑饉荐臻百姓短折萬物夭傷終不改寤惡洽變備不復譴告更命有德詩云乃眷西顧此惟予宅夫去惡奪弱遷命賢聖天地之常經百王之所同也加以功德有厚薄期質有脩短時世有中季天道有盛衰陛下承八世之功業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七之節紀遭無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灾阨三難異科雜焉同會建始元年以來二十載間羣灾大異交錯鋒起多於春秋所書八世著

謂久不塞除重以今年正月己亥朔日有食之三朝之會四月丁酉四方衆星白晝流隕七月辛未彗星橫天乘三難之際會畜衆多之灾異因之以饑饉接之以不贍彗星極異也七精所生流隕之應出於饑變之後兵亂作矣厥期不久隆德積善懼不克濟內則爲深宮後庭將有驕臣悍妾醉酒狂悖卒起之敗北宮苑囿街巷之中臣妾之家幽閒之處徵舒崔杼之亂外則爲諸夏下土將有樊並蘇令陳勝項梁奮臂之

禍內亂朝暮日戒諸夏舉兵以火角爲期安危之分界宗廟之至憂臣永所以破膽寒心豫言之累年下有其萌然後變見于上可不致慎禍起細微姦生所易願陛下正君臣之義無復與羣小媾黷燕飲中黃門後庭素驕慢不謹嘗以醉酒失臣禮者悉出勿留勤三綱之嚴脩後宮之政抑遠嬌妬之寵崇近婉順之行加惠失志之人懷柔怨恨之心保至尊之重秉帝王之威朝覲法出而後駕陳兵清道而後行無復輕身

獨出飲食臣妾之家三者旣除內亂之路塞矣諸夏舉兵萌在民饑饉而吏不卹興於百姓困而賦斂重發於下怨離而上不知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傳曰饑而不損茲謂泰厥災水厥咎亡詆辭曰關動牡飛辟爲無道臣爲非厥咎亂臣謀篡王者遭衰難之世有饑饉之災不損用而大自潤故凶百姓困貧無以共求愁悲怨恨故水城關守國之固固將去焉故牡飛往年郡國二十一傷於水災禾黍不入今年蠶麥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一
咸惡百川沸騰江河溢決大水泛濫郡國十五
有餘比年喪稼時過無宿麥百姓失業流散羣
輩守關太異較炳如彼水災浩浩黎庶窮困如
此宜損常稅小自潤之時而有司奏請加賦甚
謬經義逆於民心布怨趨禍之道也牡飛之狀
殆爲此發古者穀不登虧膳災婁至損服凶年
不墜塗明王之制也詩云允民有喪扶服掾之
論語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臣願陛下勿許加
賦之奏益減大官導官中御府均官掌畜廩犧

用度止尚方織室京師郡國工服官發輸造作
以助大司農流恩廣施振瞻困乏開關梁內流
民恣所欲之以救其急立春遣使者循行風俗
宣布聖德存卹孤寡問民所苦勞二千石勸
耕桑毋奪農時以慰綏元元之心防塞大姦之
隙諸夏之亂庶幾可息臣聞上主可與爲善而
不可與爲惡下主可與爲惡而不可與爲善陛
下天然之性疏通聰敏上主之姿也少省愚臣
之言感寤三難深畏大異定心爲善捐忘邪志

毋貳舊愆厲精致政至誠應天則積異塞於上
禍亂伏於下何憂患之有竊恐陛下公志未專
私好頗存尚愛羣小不肯爲耳

訟陳湯䟽

谷永

臣聞楚有子玉得臣文公爲之仄席而坐趙有
廉頗馬服彊秦不敢窺兵并陘近漢有郅都魏
尚匈奴不敢南鄉沙漠由是言之戰克之將國
之瓜牙不可不重也蓋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
將率之臣竊見關內侯陳湯前使副西域都護
忿郅支之無道閔王誅之不加策慮愒憶義勇
奮發卒興師奔逝橫厲烏孫踰集都賴屠三重
城斬郅支首報十年之逋誅雪邊吏之宿耻威

震百蠻武暢西海漢元以來征伐方外之將未嘗有也今湯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繫歷時不決執憲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爲秦將南拔郢都北阬趙括以纖介之過賜死杜郵秦民憐之莫不隕涕今湯親秉鉞席卷喋血萬里之外薦功祖廟告類上帝介冑之士靡不慕義以言事爲罪無赫赫之惡周書日記人之功忘人之過宜爲君者也夫犬馬有勞於人尚加帷蓋之報况國之功臣者哉竊恐陛下忽於鼓鼙之聲不察周書之意而忘帷蓋之施庸臣遇湯卒從吏議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厲死難之臣也

受伊邪莫演降議

谷永

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
今單于詘體稱臣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
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
質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
國之心擁有罪之臣而絕慕義之君也假令單
于初立欲委身中國未知利害私使伊邪莫演
詐降以卜吉凶受之虧德沮善令單于自疏不
親邊吏或者設為反間欲因而生隙受之適合

其策使得歸曲而直責此誠邊竟安危之原師
旅動靜之首不可不詳也不如勿受以昭日月
之信抑詐諛之謀懷附親之心便

易傳總論

京房

夫易者象也爻者效也聖人所以仰觀俯察象
天地日月星辰草木萬物順之則和逆之則亂
夫細不可窮深不可極故揲著布爻用之於下
筮分六十四卦配三百六十四爻序一萬一千
五百二十策定天地萬物之情狀故吉凶之氣
順六爻上下次之八九六七之數內外承乘之
象故曰兼三才而兩之孔子曰陽三陰四位之
正也三者東方之數東方日之所出又圓者徑

武之世暴骨四夷不可勝數有天下雖未久至
於陛下八世九主矣雖有成王之明然亡周召
之佐今東方連年饑饉加以疾疫百姓菜色
或至相食地比震動天氣溷濁日光侵奪繇此
言之執國政者豈可以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
一乎故臣願陛下因天變而徙都所謂與天下
更始者也天道終而復始窮則反本故能延長
而亡窮也今漢道未終陛下本而始之於以永
世延祚不亦優乎如因丙子之孟夏順太陰以
東行到後七年之明歲必有五年之餘蓄然後
大行考室之禮雖周之隆盛亡以加此唯陛下
留神詳察萬世之策

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
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耔豪彊長安宿豪
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
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干王法下亂
吏治弁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
千石二十年莫能擒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
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
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
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

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恭滔天
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
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
大奴利家利家摔搏其頰兄子閔拔刀欲刺之
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
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
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
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

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
臣等竊痛傷尊脩身絜已砥節守公刺譏不憚
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
功著職脩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
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
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
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
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
旣除豪猾伏辜卽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

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
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
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卽定尊素行夫人臣
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
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
可但已卽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
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唯明主參詳使
白黑分別

初以...
 而...
 夫...
 以...
 之...
 其...

憂郡國災異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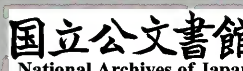
成帝

數敕有司務行寬大而禁苛暴訖今不改一人
 有辜舉宗拘繫農民失業怨恨者衆傷害和氣
 水旱爲災關東流冗者衆青幽冀部尤劇朕甚
 痛焉未聞在位有惻然者孰當助朕憂之已遣
 使者循行郡國被災害什四以上民貲不滿三
 萬勿出租賦逋貸未入皆勿收流民欲入關輒
 籍內所之郡國謹遇以理務有以全活之思稱
 朕意

餘內... 大早... 官... 禮... 成帝

勅列侯近臣省改奢僭詔 成帝

聖王明禮制以序尊卑異車服以章有德雖有其財而無其尊不得踰制故民興行上義而下利方今世俗奢僭罔極靡有厭足公卿列侯親屬近臣四方所則未聞脩身遵禮同心憂國者也或廼奢侈逸豫務廣第宅治園池多畜奴婢被服綺縠設鐘鼓備女樂車服嫁娶葬埋過制吏民慕效寔以成俗而欲望百姓儉節家給人足豈不難哉詩不云乎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其



申敕有司以漸禁之青綠民所常服且勿止列
侯近臣各自省改司隸校尉察不變者

奏牋成帝

趙皇后

臣妾久備掖庭先承幸御遣肆大號積有歲時
近因始生之日復加善視之私特屈乘輿俯臨
東掖久侍宴私再承幸御臣妾數月來內宮盈
實月脉不流飲食美甘不異常日知聖躬之在
體辨天日之入懷虹初貫日聽是珍符龍據妾
胸茲為佳瑞更期蕃育神嗣抱日趨庭瞻望聖
明踴躍臨賀謹此以聞

成帝答

因閱來奏喜慶交集夫妻之私義均一體社稷
 之重嗣續其先妊體方初保綏宜厚藥有性者
 勿舉食無毒者可親有懇求上無煩箋奏口授
 宮使可矣

擣素賦

班婕妤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庶色
 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沈
 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
 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
 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
 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睐
 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羞妖風靡麗皎若明魄
 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

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
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
如點雙眉如張頰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
杵扣玫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
貞而響沈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
總筑比玉兼金不填不箎匪瑟匪琴或旅環而
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
復合翔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
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颺之遠近或連

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
鶴之歸晚苟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
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
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
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
望明月而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絞練之初成
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
想嬌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薰陋製之無韻
慮蛾眉之爲媿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

修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
 庶見跡而知心訖沿路之遐復怨芳菲之易泄
 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無言
 還空房而掩咽

自傷悼賦

班婕妤

承祖考之遺德今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
 闕今克下陳於後庭蒙聖主之渥惠今當日月
 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今奉殊寵於增城既過
 幸於非位今切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太息今
 思佩褱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今顧女史而問
 詩悲晨婦之作戒今哀褒閭之為郵美皇英之
 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之靡及兮敢舍
 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閱蕃華之不滋痛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七 三十八
陽綠與柘館今仍襁褓而離災豈妄人之殃咎
今將天命之不可求奉供養于東宮今託長信
之末流共灑掃於帷幄今永終始以爲期重曰
潛玄宮今幽以清應門閉今禁門扃華殿塵兮
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今幃幄暗房
櫳虛今風泠泠俯魂兮丹墀思君兮履綦仰視
兮雲屋雙涕兮橫流

論陰陽不和疏

薛宣

陛下至德仁厚哀閔元元躬有日昃之勞而亡
佚豫之樂允執聖道刑罰惟中然而嘉氣尚凝
陰陽不和是臣下未稱而聖化獨有不洽者也
臣竊伏思其一端殆吏多苛政政教煩碎大率
咎在部刺史或不循守條職舉錯各以其意多
與郡縣事至開私門聽讒佞以求吏民過失譴
呵及細微責義不量力郡縣相迫促亦內相刻
流至衆庶是故鄉黨闕於嘉賓之歡九族忘其

古文世系 卷之二 三十一
三百四十三
親親之恩飲食周給之厚彌衰送往勞來之禮
不行夫人道不通則陰陽否隔和氣不興未必
不由此也詩曰民之失德乾餱以愆鄙語曰苛
政不親煩苦傷恩方刺史奏事時宜明申勅使
昭然知本朝之要務臣愚不知治道唯明主察
焉

與王鳳論九女

杜欽

禮壹娶九女所以極陽數廣嗣重祖也必鄉舉
求窈窕不問華色所以助德理內也嬖姪雖缺
不復補所以養壽塞爭也故后妃有貞淑之行
則胤嗣有賢聖之君制度有威儀之節則人君
有壽考之福廢而不由則女德不厭女德不厭
則壽命不究於高年書云或四三年言佚欲之
生害也男子五十好色未衰婦人四十容貌改
前以改前之容侍於未衰之年而不以禮爲制

則其原不可救而後俸異態後俸異態則正后
自疑而支庶有間適之心是以晉獻被納讒之
謗申生蒙無罪之辜今聖主富於春秋未有適
嗣方鄉術入學未親后妃之議將軍輔政宜因
始初之隆建九女之制詳擇有行義之家求淑
女之質母必有聲色音技能為萬世大法夫少
戒之在色小卞之作可為寒心唯將軍常以為
憂

詣白虎殿對策

杜欽

臣聞天道貴信地道貴貞不信不貞萬物不生
生天地之所貴也王者承天地之所生理而成
之昆蟲草木靡不得其所王者法天地非仁無
以廣施非義無以正身克己就義恕以及人六
經之所上也不孝則事君不忠涖官不敬戰陳
無勇朋友不信孔子曰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
未之有也孝人行之所先也觀本行於鄉黨考
功能於官職達觀其所舉富觀其所予窮觀其

所不爲之觀其所不取近觀其所爲遠觀其所
主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
瘦哉取人之術也殷因於夏尚質周因於殷尚
文今漢家承周秦之敝宜抑文尚質廢奢長儉
表實去僞孔子曰惡紫之奪朱當世治之所務
也臣竊有所憂言之則拂心逆指不言則漸日
長爲禍不細然小臣不敢廢道而求從違忠而
稱意臣聞玩色無厭必生好憎之心好憎之心
生則愛寵偏於一人愛寵偏於一人則繼嗣之

路不廣而嫉妬之心興矣如此則匹婦之說不
可勝也唯陛下純德普施無欲是從此則衆庶
咸說繼嗣日廣而海內長安萬事之是非何足
備言

論傅喜書

何武

喜行義修潔忠誠憂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病
一旦遣歸衆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論議不
合於定陶太后故退百寮莫不爲國恨之忠臣
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楚以子玉輕重魏以
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跨有南土帶甲
百萬鄰國不以爲難子玉爲將則文卿側席而
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衆不如一賢故
秦行千金以間廉頗漢散萬金以䟽亞父喜立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一 四十三
於朝陛下之光輝傅氏之廢興也

諫立趙婕妤書

劉輔

臣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鳥之瑞然猶君臣祗懼動色相戒况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以承宗廟順神祇心塞天下望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迺觸情縱欲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

天不媿于人惑莫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
 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之所不子必有神而
 無福市道皆共知之朝廷莫肯一言臣竊傷心
 自念得以同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
 不敢不盡死唯陛下深察

移書讓太常博士

劉歆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
 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
 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
 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
 以記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卒
 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陣
 孔氏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焚
 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

此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書至於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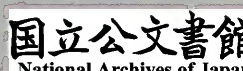
有詩禮春秋先師皆出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讚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以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秘府伏而未發孝成帝愍

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博問人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歎愍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

挾恐見破之私意而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疾妬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為不備謂左氏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神明繼統揚業亦愍此文教錯亂學士若茲雖深照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旨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

於慮始此乃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爲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

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已守殘黨同門妬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徐從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徐從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太戊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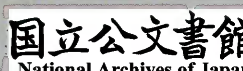


世止此變易之事皆人所共知言人及於此而
為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內外相應豈苟而已哉
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擇
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蓋然孝宣帝猶
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
為二三書皆不相出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
門破嚴真數用隨夫聖意以制於文吏之難其
何大小之彙豈何辭辭若若必專以守漢黨同

毀廟議

劉歆

臣聞周室既衰四夷並侵獫狁最彊於今匈奴
是也至宣王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
狁至於太原又曰嘽嘽焯焯如霆如雷顯允方
叔征伐獫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
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
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
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
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為霸首及漢興冒頓始彊



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
南越尉佗總百越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
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
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
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
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
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
也匈奴所殺郡守郡尉畧取人民不可勝數孝
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

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
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
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玄菟樂浪以斷匈奴之
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
泉張掖以鬲婁羗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
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
既定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
姓其規模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
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

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
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
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
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
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王
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
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
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
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

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
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
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
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
爲太宗大戊爲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無逸
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
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
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
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

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
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
祀之况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
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
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
芟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
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疎相推
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
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
用衆人之謀旣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
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
崇立之如此不冝毀上覽其議而從之制曰太
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

訟劉輔書

辛慶忌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諍之官廣開忠直
 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在位竭忠盡謀
 不懼後患朝廷無譎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訾
 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為諫大夫
 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
 此旬日之間收下秘獄臣等愚以為輔幸得託
 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
 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

大惡宜暴治理官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
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褻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
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羣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
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
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
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
心精銳銷與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

論宜建三統書

梅福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
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
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
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
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
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
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
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

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瘞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於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

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乎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

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羣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

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弁卒伍故數上書求見
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
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
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秦武王好
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由余歸德今欲致
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
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
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
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裡爛然可睹矣夫以四

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備
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
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
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
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
罔以爲漢馭除倒持秦阿受楚其柄故誠能勿
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武皇帝
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
廼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

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
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
讎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
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駁欲以承平之法
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
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
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
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
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
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
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
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
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
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
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
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
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
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

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量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執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隳^其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為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眊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迺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

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羣臣思求其故然後敕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援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

欵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又曰天棐謏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興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

劾王立黨友奏

翟方進

立素行積為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附託
為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
所交結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為郡守案後將軍
朱博鉅鹿太守孫闕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
通厚善相與為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
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
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尚殘賊酷
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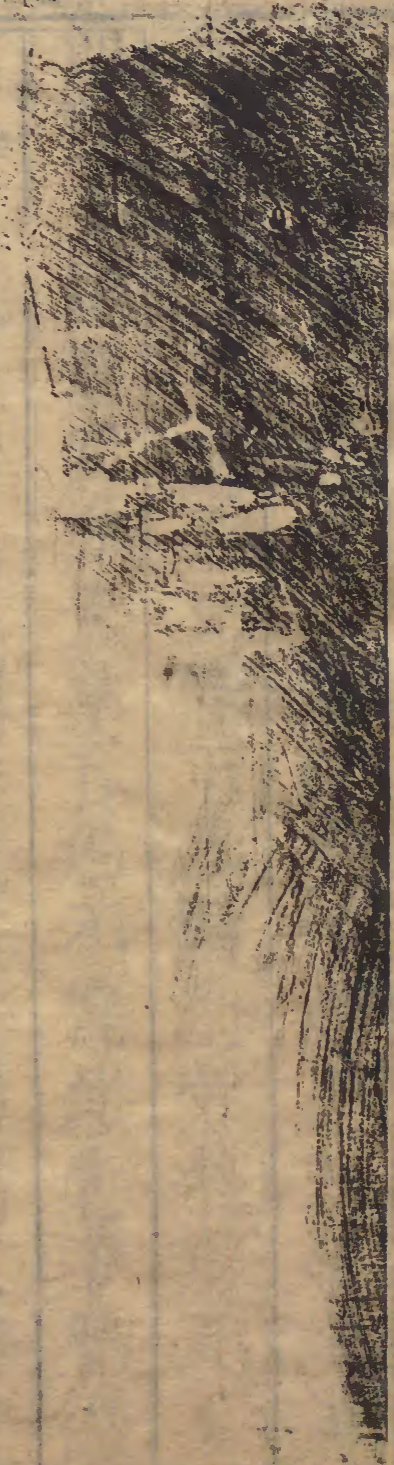
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姦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昔季孫行父有言曰見有善於君者愛之若孝子之養父母也見不善者誅之若鷹鷂之逐鳥爵也翅翼雖傷不避也貴戚彊黨之衆誠難犯犯之衆敵並怨善惡相冒臣幸得備宰相不敢不盡死請免博閔咸歸故郡以銷姦雄之黨絕羣邪之望

論封拜丁傳書

師丹

古者諒闇不言聽於冢宰三年無改于父之道
前大行尸柩在堂而官爵臣等以及親屬赫然
皆貴寵封舅為陽安侯皇后尊號未定豫封父
為孔鄉侯出侍中王邑射聲校尉王邯等詔書
比下變動政事卒暴無漸臣縱不能明陳大義
復曾不能罕讓爵位相隨空受封侯增益陛下
之過問者郡國多地動水出流殺人民日月不
明五星失行此皆舉錯失中號令不定法度失

理陰陽溷濁之應也臣伏惟人情無子年雖六七十猶博取而廣求孝成皇帝深見天命燭知至德以壯年克已立陛下為嗣先帝暴棄天下而陛下繼體四海安寧百姓不懼此先帝聖德當合天人之功也臣聞天威不遠顏咫尺願陛下深思先帝所以建立陛下之意且克已躬行以觀羣下之從化天下者陛下之家也肺腑何患不富貴不宜倉卒先帝不量臣愚以為太傅陛下以臣託師傅故亡功德而備鼎足封大國加賜黃金位為三公職在左右不能盡忠補過而令庶人竊議災異數見此臣之大罪也臣不敢言乞骸骨歸于海濱恐嫌于偽誠慙負重責義不得不盡死



諫哀帝書

鮑宣

竊見孝成皇帝時外親持權人人牽引所私以
克塞朝廷妨賢人路濁亂天下奢泰亡度窮困
百姓是以日蝕且十彗星四起危亡之徵陛下
所親見也今奈何反覆劇於前乎朝臣亡有大
儒骨鯁白首耆艾魁壘之士論議通古今喟然
動衆心憂國如饑渴者臣未見也敦外親小童
及幸臣董賢等在公門省戶下陛下欲與此共
承天地安海內甚難今世俗謂不智者為能謂

智者為不能昔堯放四罪而天下服今除一吏而衆皆惑古刑人尚服今賞人反惑請寄為姦羣小日進國家空虛用度不足民流亡去城郭盜賊並起吏為殘賊歲增於前凡民有七亡陰陽不和水旱為災一亡也縣官重責更賦租稅二亡也貪吏並公受取不已三亡也豪彊大姓蠶食亡厭四亡也苛吏繇役失農桑時五亡也部落鼓鳴男女遮迤六亡也盜賊劫畧取民財物七亡也七亡尚可又有七死酷吏毆殺一死也治獄深刻二死也冤陷亡辜三死也盜賊橫發四死也怨讎相殘五死也歲惡饑餓六死也時氣疾疫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欲望國安誠難民有七死而無一生欲望刑措誠難此非公卿守相貪殘成化之所致邪羣臣幸得居尊官食重祿豈有肯加惻隱於細民助陛下流教化者邪志但在營私家稱賓客為姦利而已以苟容曲從為賢以拱默尸祿為智謂如臣宣等為愚陛下擢臣巖穴誠冀有益豪毛豈徒欲

使臣美食大官重高門之地哉天下乃皇天之天下也陛下上為皇天子下為黎庶父母為天牧養元元視之當如一合戶鳩之詩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陛下不救將安所歸命乎奈何獨私養外親與幸臣董賢多賞賜以大萬數使奴從賓客漿酒霍肉蒼頭廬兒皆用致富非天意也及汝昌侯傳商亡功而封夫官爵非陛下之官爵乃天下之官爵也陛下取非其官官非其人而望

天說民服豈不難哉方陽侯孫寵宜陵侯息夫躬辯足以移衆彊可用獨立姦人之雄惑世尤劇者也宜以時罷退及外親幼童未通經術者皆宜令休就師傅急徵故大司馬傅喜使領外親故大司空何武師丹故丞相孔光故左將軍彭宣經皆更博士位皆歷三公智謀威信可與建教化圖安危龔勝為司直郡國皆慎選舉三輔委輸官不敢為姦可大委任也陛下前以小不忍退武等海內失望陛下尚能容亡功德者

一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甚衆曾不能悉武等耶治天下者當用天下之心爲心不得自專快意而已也上之皇天見讜下之黎庶怨恨次有諫爭之臣陛下苟欲自薄而厚惡臣天下猶不聽也臣雖愚竊獨不知多受祿賜美食大官廣田宅厚妻子不與惡人結仇怨以安身邪誠迫大義官以諫爭爲職不敢不竭愚惟陛下少留神明覽五經之文原聖人之至意深思天地之戒臣宣啞鈍於辭不勝倦倦盡死節而已

論董賢書

鮑宣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卽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爨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歛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軒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

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與民意邪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讎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以興太平之端高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欲使海瀕及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髦髦之思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論董賢封事

王嘉

臣聞咎繇戒帝舜曰亡教佚欲有國兢兢業業
 一日二日萬機箕子戒武王曰臣無有作威作
 福亡有玉食臣之有作威作福玉食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辟民用僭慝言如此則逆
 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
 國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不壹此君不由法度
 上下失序之敗也武王躬履此道隆至成康自
 是以後縱心恣欲法度陵遲至於臣弑君子弑

父父子至親失禮患生何況異姓之臣孔子曰
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孝文皇帝備行此道海內蒙恩爲漢太宗孝宣
皇帝賞罰信明施與有節記人之功忽於小過
以致治平孝元皇帝奉承大業溫恭少欲都內
錢四十萬萬水衡錢二十五萬萬少府錢十八
萬萬嘗幸上林後宮馮貴人從臨獸圈猛獸驚
出貴人前當之元帝嘉美其義賜錢五萬掖庭
見親有加賞賜屬其人勿衆謝示平惡偏重失

人心賞賜節約是時外戚貲千萬者少耳故少
府水衡見錢多也雖遭初元永光凶年饑饉加
有西羌之變外奉師旅內振貧民終無傾危之
憂以府臧內充寶也孝成皇帝時諫臣多言燕
出之害及女寵專愛耽於酒色損德傷年其言
甚切然終不怨怒也寵臣淳于長張放史育育
數貶退家貲不滿千萬放斥逐就國長榜死於
獄不以私愛害公義故雖多內譏朝廷安平傳
業陛下陛下在國之時好詩書上儉節徵來所

過道上稱誦德美此天下所以回心也初卽位
易帷帳去錦繡乘輿席緣綈繪而已共玉寢廟
比比當作憂閔元元惟用度不足以義割恩輒
且止息今始作治而駙馬都尉董賢亦起官寺
上林中又爲賢治大第開門鄉北闕引王渠灌
園池使者護作賞賜吏卒甚於治宗廟賢母病
長安厨給祠具道中過者皆飲食爲賢治器器
成奏御迺行或物好特賜其工自貢獻宗廟三
宮猶不至此賢家有賓婚及見親諸官並共賜
及倉頭奴婢人十萬錢使者護視發取市物百
賈震動道路譴譁羣臣惶惑詔書罷苑而以賜
賢二十餘頃均田之制從此墮壞奢僭放縱變
亂陰陽灾異衆多百姓訛言持籌相驚被髮徒
跣而走乘馬者馳天惑其意不能自止或以爲
籌者策失之戒也陛下素仁智慎事今而有此
大譏孔子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安用彼
相矣臣嘉幸得備位竊內悲傷不能通愚忠之
信身死有益於國不敢自惜唯陛下慎已之所

古文世系 卷之二十一 七十四 三百七
獨鄉察衆人之所共疑往者寵臣鄧通韓嫣驕
貴失度逸豫無厭小人不勝情欲卒陷罪辜亂
國亡軀不終其祿所謂愛之適足以害之者也
宜深覽前世以節賢寵全安其命

薦公孫光等疏

王嘉

臣聞聖王之功在於得人孔子曰才難不其然
乎故繼世立諸侯象賢也雖不能進賢天子爲
擇正立命卿以輔之居是國也累世尊重然後
士民之衆附焉是以教化行而治功立今之郡
守重於古諸侯往者致選賢材賢材難得拔擢
可用者或起於囚徒昔魏尚坐事繫獄文帝感
馮唐之言遣使持節赦其辜拜爲雲中太守匈
奴忌之武帝擢韓安國於徒中拜爲梁內史骨

肉以安張敞為京兆尹有罪當免黜吏知而犯敞敞收殺之其家自寃使者覆獄劾敞賊殺人上逮捕不下會免亡命數十日宣帝徵敞拜為冀州刺史卒獲其用前世非私此三人貪其材器有益於公家也孝文時吏居官者或長子孫以官為氏倉氏庫氏則倉庫吏之後也其二千石長吏亦安官樂職然後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傳相促急又數改更政事司隸部刺史察過悉劾發揚陰私吏

或居官數月而退送故迎新交錯道路中材苟容求全下材懷危內顧一切營私者多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或持其微過增加成臯言於刺史司隸或至上書章下衆庶知其易危小失意則有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等從橫吏士臨難莫肯伏節死義以守相威權素奪也孝成皇帝悔之下詔書二千石不為縱遣使者賜金懾厚其意誠以為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為乃能使下孝宣皇帝愛其

良民吏有章劾事留中會赦一解故事尚書希
下章爲煩擾百姓證驗繫治或死獄中章文必
有敢告之字迺下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
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二千石部刺史三輔縣
令有材任職者人情不能不有過差宜可濶畧
令盡力者有所勸此方今急務國家之利也前
蘇令發欲遣大夫使逐問狀時見大夫無可使
者召蓋屋令尹逢拜爲諫大夫遣之今諸大夫
有材能者甚少宜豫畜養可成就者則士赴難
不愛其死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明朝廷也嘉
因荐儒者公孫光滿昌及能吏蕭咸薛脩等皆
故二千石有名稱天子納而用之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八

解嘲

揚雄

諫不受單于朝書

解難

劇秦美新

甘泉賦

長楊賦

酒箴

逐貧賦

學行篇

吾子篇

問道篇

問神篇

五百篇

太玄賦

反騷

蜀都賦

與王根論災異

李尋

上哀帝災異對

說王音書

杜鄴

上日食對

諫擊匈奴書

嚴尤

規王邑書

范升

欽定四庫全書

精學通覽

王日全

歸王音書

古文世編卷之二十八

龍城玄之陳原道

西吳去聞潘士達編 長水獻之劉廷元校

南海後學區慶雲

解嘲

楊雄

客嘲楊子曰吾聞上世之士人綱人紀不生則
已生則上尊人君下榮父母析人之圭儋人之
爵懷人之符分人之祿紆青拖紫朱丹其轂今
子幸得遭明盛之世處不諱之朝與羣賢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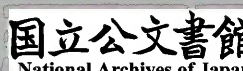
歷金門上玉堂有日矣曾不能畫一奇出一策
上說人主下談公卿目如燿星舌如電光壹從
壹衡論者莫當顧默而作太玄五千文枝葉扶
疎獨說十餘萬言深者入黃泉高者出蒼天大
者含元氣纖者入無倫然而位不過侍郎擢纔
給事黃門意者玄得無尚白乎何爲官之拓落
也揚子咲而應之曰客徒欲朱丹吾轂不知一
跌將赤吾之族也往者周網解結羣鹿爭逸離
爲十二合爲六七四分五剖並爲戰國士無常

君國無定臣得士者富失士者貧矯翼厲翮恣
意所存故士或自盛以橐或鑿坏以遁是以騶
行以頡頏而取世資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今大漢左東海右渠搜前番禺後陶塗東南一
尉西北一侯徽以糾墨制以鎖鈇散以禮樂風
以詩書曠以歲月結以倚廬天下之士雷動雲
合魚鱗雜襲咸管于八區家家自以爲稷契人
人自以爲咎繇戴縱垂纓而談者皆擬於阿衡
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塗者入青雲失

路者委溝渠且握權則爲卿相夕失勢則爲匹夫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島乘鴈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虛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種蠡存而粵伯五殺入而秦喜樂毅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咲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亡所慮故世亂則聖哲馳騫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縛而相或釋褐而傳或倚夷門而咲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窒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僂足而投迹鄉使上世之士處乎今世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又安得青

紫且吾聞之也炎炎者滅隆隆者絕觀雷觀火
 為盈為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
 其室攫挈者亡默默者存位極者宗危自守者
 身全是故知玄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
 之廷惟寂惟實守德之宅世異事變人道不殊
 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廼以鴟梟而咲鳳皇
 執蠶蜓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徒咲我玄之尚
 白吾亦咲子之病甚不遭俞跗扁鵲悲夫客曰
 然則靡玄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玄哉楊

子曰范雎魏之亡命也折脇拉髀免於徽索翕
 肩蹈背扶服入橐激昂萬乘之主界涇陽抵穰
 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顛顛折頰
 涕唾流沫西揖彊秦之相搯其咽炕其氣拊其
 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雒
 陽婁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策舉
 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
 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
 臣之儀得也甫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



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世則
詩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
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繆矣有談范蔡之說
於金張許史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
策陳平出奇功若太山嚮若砥隕雖其人之膽
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
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藺
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
金馬驃騎發跡於祁連司馬長卿竊譽於卓氏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公者並
故默然獨守吾太玄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
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
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
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
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
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
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

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
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
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
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
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
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
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廼罷孝武卽位設馬
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
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
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
載之策廼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
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破寘顏襲王
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
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
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
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
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斲費者不永寧是
以恐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

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
欲掠烏孫侵公主廼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
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
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
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
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
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遂呼
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顯
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
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
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
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
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
此之脩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
姑繒之壁藉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
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一時之勞固已犁
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
唯北狄爲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

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
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廼上世之遺
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
距以來厭之辭疎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
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後有恨心負前言緣往
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
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天憂乎夫明者視於無
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樊噲不
復施棘門細柳不復脩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
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
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辨者擊轂於外猶不若未
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
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
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廼以制匈奴也夫百年
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
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執不得已也獨
不見夫翠蚪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倉梧
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撤
膠葛騰九闕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
耀八紘泰山之高不嶢嶢則不能滄滄雲而散
歆丞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緜絡天地經以八
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法
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
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萃

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呬呬
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
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
齊於庸人之聽今夫弦者高張急徽追趨逐嗜
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揄六莖發
簫韶詠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
絃破琴而不肯與衆鼓夔人亡則匠石斲斤而
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鍾埃知音者之在後也孔
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不如此則何以爲之...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我者希此非其操與...

劇秦美新

楊雄

諸吏中散大夫臣雄稽首再拜上封事皇帝陛下臣雄經術淺薄行能無異數蒙渥恩拔擢倫比與羣賢並愧無以稱職臣伏惟陛下以至聖之德龍興登庸欽明尚古作民父母爲天下主執粹清之道鏡照四海聽聆風俗博覽廣包參天貳地兼並神明配五帝冠三王開闢已來未之聞也臣誠樂昭著新德光之罔極往時司馬相如作封禪一篇以彰漢氏之休臣常有顛胸

信之妖發神歇靈繹海水羣飛二世而亡何其
劇與帝王之道競競乎不可離已夫能貞而明
之者窮祥瑞回而昧之者極妖愆上覽古在昔
有憑應而尚缺焉壞徹而能全故若古者稱堯
舜威侮者陷桀紂况盡汎掃前聖數千載功業
專用已之私而能享祐者哉會漢祖龍騰豐沛
奮迅宛葉自武關與項羽戮力咸陽創業蜀漢
發跡三秦克項山東而帝天下摘秦政慘酷尤
煩者應時而蠲如儒林刑辟歷紀圖典之用稍

增焉秦餘制度項氏爵號雖違古而猶襲之是
以帝典缺而不補王綱弛而未張道極數殫闇
忽不還逮至大新受命上帝還資后土顧懷玄
符靈契黃瑞涌出渾淳沕涌川流海渟雲動風
偃霧集雨散誕彌八圻上陳天庭震聲日景炎
光飛響盈塞天淵之間必有不可辭讓云爾於
是乃奉若天命窮寵極崇與天剖神符地合靈
契創億兆規萬世奇偉倜儻譎詭天祭地事其
異物殊怪存乎五威將帥班乎天下者四十有

郁郁乎煥哉天人之事盛矣鬼神之望允塞羣
公先正罔不夷儀姦宄寇賊罔不振威紹少典
之苗著黃虞之裔帝典闕者已補玉綱弛者已
張炳炳麟麟豈不懿哉厥被風濡化者京師沈
潛甸內而洽侯衛厲揭要荒濯沐而術前典巡
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斯受命者之典
業也蓋受命日不暇給或不受命然猶有事矣
况堂堂有新正丁厥時崇嶽滄海通瀆之神咸
設壇場望受命之臻焉海外遐方信延頸企踵
四面內嚮喁喁如也帝者雖勤惡可以已乎宜
命賢哲作帝典一篇奮三爲一襲以示來人摘
之罔極令萬世常戴巍巍履栗栗臭馨香含甘
實鏡純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則百工伊疑
庶績咸喜荷天衢提地輦斯天下之上則已庶
可試哉

甘泉賦

楊雄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

惟漢十世將郊上玄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卹胤錫羨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鉤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梢夔魑而扶徯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鑠而軍裝

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七
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戚兮飛蒙茸而走陸
梁齊總總以搏搏其相膠轄兮焱駭雲迅奮以
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僂參差魚頡而
鳥旂翕赫矧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粲以
成章於是乘輿廼登夫鳳凰兮而翳華芝駟蒼
螭兮六素虬螭略蕤綬濼虩繆纏帥爾陰閉雪
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旗旄郅偁之
旖旎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屯萬
騎於中管兮方玉車之千乘駢隱以陸離兮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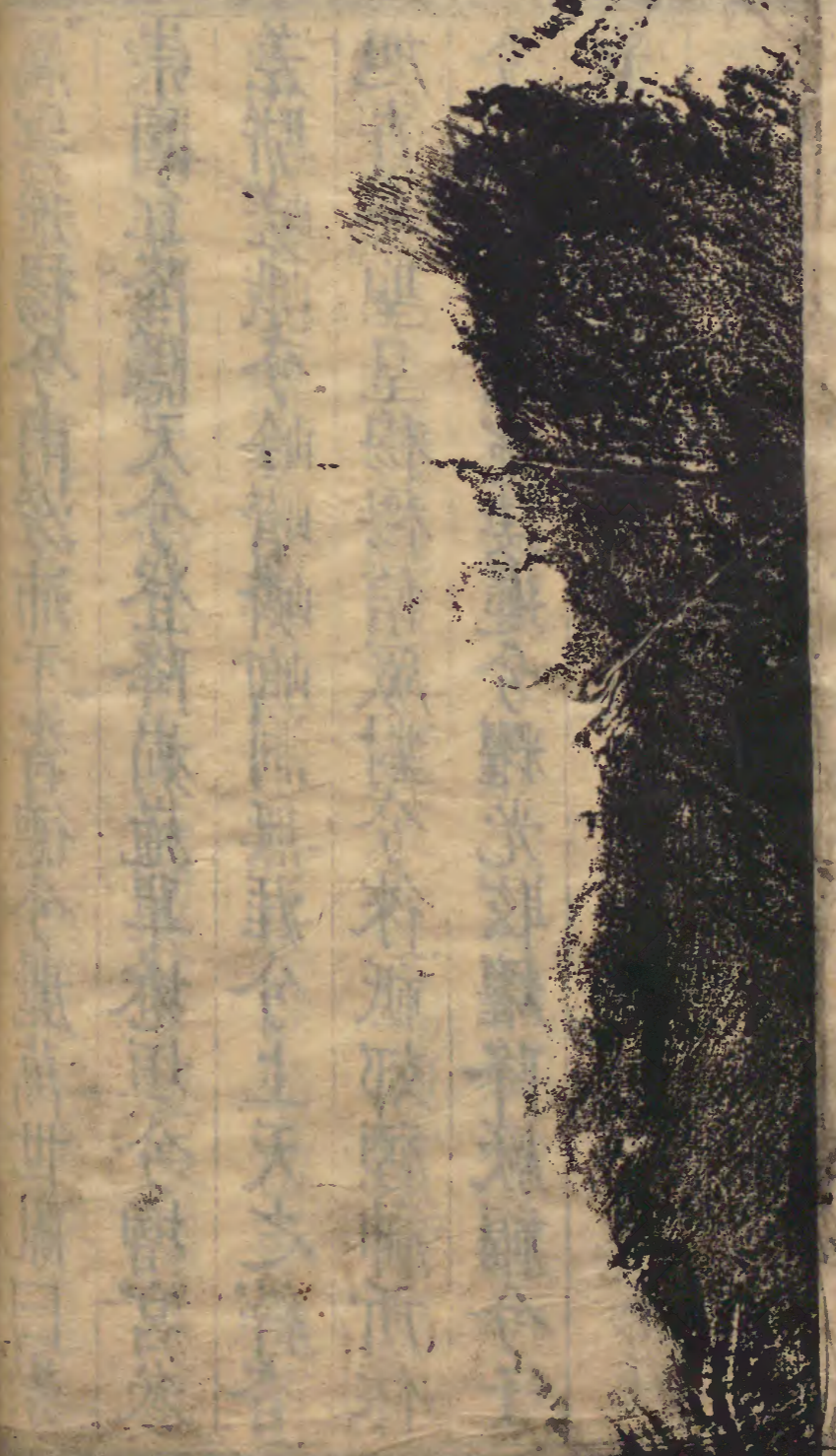
先疾雷而馭遺風臨高衍之崒嶮兮超紆譎之
清澄登椽欒而徃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
時未臻夫甘泉也廼望通天之繹繹下陰潛以
慘慄兮上洪紛而相錯直嶢嶢以造天兮厥高
慶而不可乎彌度平原唐其壇漫兮列新蕙於
林薄攢并閭與芟藉兮紛被麗其亡鄂崇丘陵
之駮駮兮深溝欽巖而爲谷逞逞離宮般以相
燭兮封巒石關迤靡乎連屬於是大廈雲譎波
詭措喟而成觀仰矯首以高視兮目冥眴而無

見正劉濫以弘愴兮指東西之漫漫徒洄洄以
徨徨兮魂魄眇眇而昏亂據軫軒而周流兮忽
塊比而無垠翠玉樹之青葱兮璧馬犀之璘珣
金人伛仡其承鐘虞兮嵌巖巖其龍鱗揚光曜
之燎燭兮垂景炎之炘炘配帝居之懸圃兮象
太乙之威神洪臺崛其獨出兮檝北極之嶸嶸
列宿迺施於上榮兮日月纔經於袂振雷鬱律
於巖窾兮電倏忽於牆藩鬼魅不能自逮兮半
長途而下顛歷倒景而絕飛梁兮浮蠖蠓而激

天左攬槍而右玄冥兮前燦闕而後應門蔭西
海與幽都兮涌醴汨以生川蛟龍連蜷於東厓
兮白虎敦圉乎崑崙覽樛流於高光兮溶彷徨
於西青前殿崔巍兮和氏玲瓏抗浮柱之飛棖
兮神漠漠而扶傾闐闐其寥廓兮似紫宮之
崢嶸駢交錯而曼衍兮崹嶰魄乎其相嬰乘雲
閣而上下兮紛蒙籠以混成曳紅采之流離兮
颺翠氣之宛延襲璇室與傾宮兮若登高眇遠
亡國肅乎臨淵迴焱肆其碣駭兮猱桂椒而鬱

移楊香芬萑以穹窿兮擊薄櫨而將榮薊咲盼
以棍批兮聲駢隱而歷鐘排玉戶而颺金鋪兮
發蘭蕙與芎藭帷彌環其拂汨兮稍暗暗而靚
深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般倅
棄其劓劓兮王繭投其鉤繩雖方征僑與偃佺
兮猶彷彿其若夢於是事變物化目駭耳回蓋
天子穆然珍臺閭館璇題玉英蠶蛸蠖濩之中
惟天所以澄心清寃儲精垂恩感動天地逆釐
三神者迺搜速索偶臯伊之徒冠倫魁能函甘
棠之惠挾東征之意相與齊乎陽靈之宮靡薜
荔而爲席兮折瓊枝以爲芳翕清雲之流霞兮
飲若木之露英集乎禮神之園登乎頌祇之堂
建光耀之長旂兮昭華覆之威威攀璇璣而下
視兮行遊目乎三危陳衆車於東阬兮肆玉軼
而下馳漂龍淵而還九垓兮窺地底而上迴風
從從而扶轄兮鸞鳳紛其銜蕤梁弱水之滌滌
今躡不周之逶迤想西王母欣然而上壽兮屏
玉女而却宓妃玉女亡所眺其清矚兮宓妃曾

不得施其娥眉方攬道德之精剛今侔神明與
之為資於是欽柴宗祈燎薰皇天招搖泰乙舉
洪頤樹靈旗樵烝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
耀流沙北熿幽都南煬丹雘玄瓚鯨鰓秬鬯泔
淡盼饗豐融懿懿芬芬焮感黃龍兮燦訛碩麟
選巫咸兮叫帝閣開天庭兮延羣神儼暗藹兮
降清壇瑞穰穰兮委如山於是事畢功弘廻直
而歸度三巒兮偈棠梨天闔決兮地垠開八荒
協兮萬國諧登長平兮雷鼓磔天聲起兮勇士
厲雲飛揚兮雨滂沛于胥德兮麗萬世亂曰崇
崇園丘隆隱天兮登降刻施單墜垣兮增宮參
差駢嵯峨兮岭嶸嶙峋洞無涯兮上天之緯杳
旭卉兮聖皇穆穆信厥對兮徠祗郊禋神所依
兮徘徊招搖靈棲遲兮耀光眩燿降厥福兮子
子孫孫長無極兮



羽獵賦

楊雄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館
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
客充庖厨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
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
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凰巢其樹黃龍遊其
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
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
百里民以為尚少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泰

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袤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滇河管建章鳳闕神明駁姿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遊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蘩所管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後葉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

或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共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五三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玄宮富既與地乎侔貲貴正與天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轂楚嚴未足以爲駟乘狹三王之阨僻矯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閎建道德以爲師友仁義與之爲朋於是玄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

帝將惟田于靈之圃開北垠受不周之制以終
始顓頊玄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
馳閭闔儲積共待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
自汧渭經營艷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
沓爾乃虎落三峻以爲司馬圍經百里而爲殿
門外則正南極海邪界虞淵鴻濛沆茫碣以崇
山營合爲會然後先置乎白楊之南昆明靈沼
之東賁育之倫蒙盾負羽杖鏃鋸而羅者以萬
計其餘荷垂天之畢張竟壑之罟靡日月之朱
竿曳彗星之飛旗青雲爲紛虹蜺爲纒屬乎崑
崙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
與前後要遮欂櫨爲闔明月爲候熒惑司命天
弧發射鮮扁陸離駢行似路微車輕武鴻網縋
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坂窮夏極遠者相與列乎
高原之上羽騎管管分殊事續紛往來輻輳
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
以陽朝始出乎玄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
靈輿蚩尤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旗曳梢星

之旃霹靂烈缺吐火施鞭萃從沈溶淋漓廓落
戲八鎮而開關飛廉雲師吸嘔瀟率鱗羅布列
攢以龍翰啾啾蹒蹒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
竹林蹂蕙圃踐蘭唐舉烽烈火轡者施技方馳
千駟狡騎萬師虓虎之陳從橫膠轕焱拉雷厲
驥駢駘磔洶洶旭天動地岷羨漫半散蕭條
數千里外若夫壯士忼慨殊鄉別趣東西南北
騁嗜奔欲拋蒼狶跋犀犖蹶浮麋斲巨徒搏玄
猿騰空虛距連卷蹕天蹻嬉間間莫莫紛紛山
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蹶
松栢掌茨藜獵蒙籠麟輕飛履般首帶脩蛇鉤
赤豹牽象犀跬巒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閭
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
與乎大浦聊浪乎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
皆羿氏控弦皇車幽轄光純天地望舒弭轡翼
乎徐至於上蘭移圍徙陣浸淫楚部曲隊堅重
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雷擊逢之則碎近之
則破鳥不及飛獸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

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躡鳴陽追天
寶出一方應駉聲擊流光野盡山窮囊括其雌
雄沈沈溶溶遙嘯乎絃中三軍茫然窮冗闕與
亶觀夫剽禽之繼踰犀兕之抵觸熊羆之拏攫
虎豹之凌遽徒角槍題注臧竦讐怖蒐亡鬼觸
輻關胆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創淫輪夷丘累陵
聚於是禽殫中衰相與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
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目盡西暢亡涯隋
珠和氏焯爍其波玉石巒峯炫燿青熒漢女水
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玄鸞孔雀翡翠垂榮王
睢關關鴻鴈嚶嚶羣嬉乎其中噍噍昆鳴鳧鷖
振鷺上下砰磕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
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碕薄素蛟螭蹈濱
獺據鼉鼉禡靈螭入洞穴出蒼梧乘鉅鱗騎鯨
魚浮彭蠡目有虞方推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
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
生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揖讓於
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

於南鄰是以旃裘之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享抗
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
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虞大夏
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覲東嶽禪梁基舍
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
獵三靈之流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
凰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夢侈孟
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而輟觀遊土事不
飾木功不彫蒸人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
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
公儲創道德之囿弘仁惠之虞馳戈乎神明之
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罝罟麋鹿藟
蕘與百姓共之蓋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
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勗勤五帝不亦至乎
乃祇莊雍穆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聖之業未
遑苑囿之麗遊獵之靡也因廻軫還衡背阿房
反未央



長楊賦

楊雄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
 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弘農南驅漢中張羅
 網置罟捕熊羆豪豬虎豹狢獾狐兔麋鹿載以
 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為周陸縱禽獸其中
 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焉是時農
 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
 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
 卿以諷其辭曰

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蓋聞聖主之養民也仁沾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華而右褒斜椽截薛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罝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蹕陸錫戎獲胡楹熊羆拖豪豬木擁槍纍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于農人三旬有餘其勤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則以爲娛樂之游內之則不以爲乾豆之事豈爲民乎哉且人君以玄默爲神澹泊爲德今樂遠出以露威靈數搖動以疲車甲本非人主之急務也蒙竊惑焉翰林主人曰吁客何謂茲耶若客所謂知其一未覩其二見其外不識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竄竄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沸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劔而叱之所過麾城斬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

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鞮
蝨生蟣蝨介冑被露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
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
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
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紉衣不弊革鞜不穿大
厦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瑋瑁而疏珠璣
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功惡麗靡而不近斤斧
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幻眇
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熏鬻作虐
東夷橫叛羗戎睚眦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
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
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遙軼
疾如奔星擊如震霆碎輶輻破穹廬腦沙漠髓
余吾遂蠲乎王庭驅橐駝燒燠蠡分勢單于磔
裂屬國夷阬谷拔鹵莽刊山石蹂屍輿廝係累
老弱吮鋌癩耆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
樹頷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尚不敢惕息夫天
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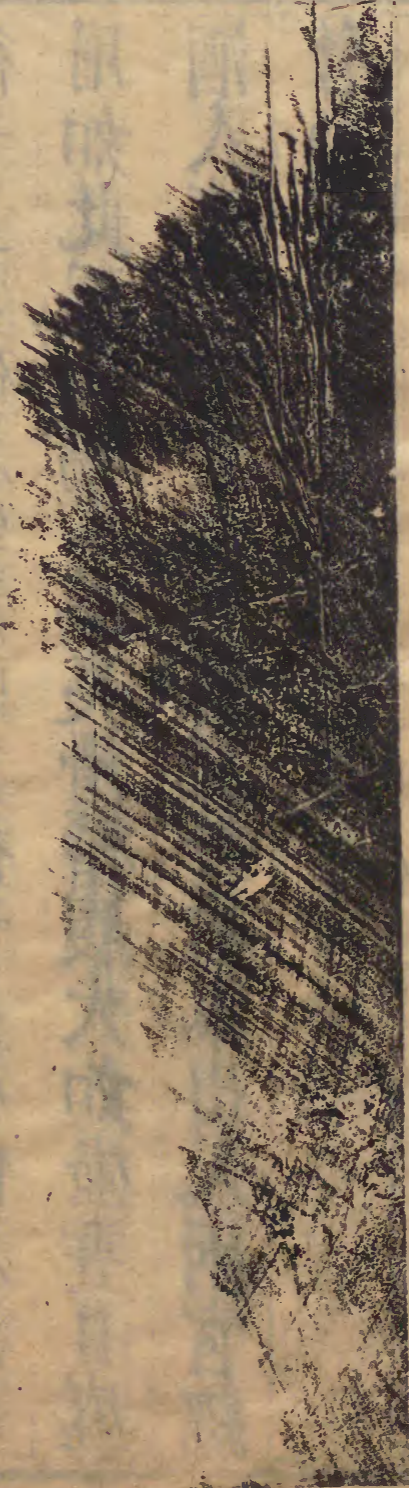
征羌棘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自
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躡足抗首請獻
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
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書林聖風雲靡英華
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
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
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迺時以
有年出兵整輿竦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
佼獸校武影禽廼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
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
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畋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
車不安軻日未靡旃從者彷彿馮屬而還亦所
以奉太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
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
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
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懸鳴鞀磬
之和見碣磻之虞曼擊鳴球掉八列之舞酌允
鑠肴樂胥聽廟中之雍雍受神人之福祐歌投

頌吹合雅其勤若此故真人之所勞也方將俟
元符以禪梁父之基增泰山之高延光于將來
比榮乎往號豈徒欲淫覽浮觀馳騁杭稻之地
周流梨粟之林蹂踐芻蕘誇詡衆庶盛沆獲之
收多麋鹿之獲哉且盲者不見咫尺而離婁燭
千里之隅客徒愛胡人之獲我禽獸曾不知我
亦已獲其王侯言未卒墨客降席再拜稽首曰
大哉體乎允非小人之所能及也迺今日發矇
廓然已昭矣

酒箴

楊雄

予猶餅矣觀餅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
近危酒醪不入口減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纏
微一旦東礙爲甕所軋身提黃泉骨肉爲泥自
用如此不如鴟夷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
酒人復借酤常爲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
管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



逐貧賦

楊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隣垣
 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羣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
 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
 恩輕毛羽儀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
 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
 我獨藜藿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
 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

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官凌遲厥咎
安在職汝爲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
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
南岡舍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
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它人從我何求今汝
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
帝堯誓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
縱其昏惑饕餮之羣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
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爲地積肉爲嶠
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譽處君
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
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怵惕子獨無虞
言辭旣罄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
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
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
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學行篇

楊雄

學行之上也言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
爲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也可謂好學已
乎曰未之好也學不羨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
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
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
何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確諸有王者錯諸不確
不錯焉攸用確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否則輟螿
蠹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

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學以治之思以精之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不倦以終之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或曰此名也彼名也處一焉而已矣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覲君子者問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歟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學者所以脩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習采習以習非之勝是也况習是之勝非乎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聚星之蔑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爲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

皇其已久矣或問進曰水或曰爲其不捨晝夜
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平乎或問鴻漸曰
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乎請問木漸
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
矣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桀者歟鳥獸
觸其情者也衆人則異乎賢人則異衆人矣聖
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夫人而不學
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爲君子也求而不
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晞驥之馬

亦驥之乘也晞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
易乎晞之則是曰昔顏常晞夫子矣正考甫常
晞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常晞正考甫矣如不欲
晞則已矣如欲晞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而世
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
決科曰大人之學爲道也小人之學爲利也子
爲道乎爲利乎或曰耕不獲獵不饗耕獵乎曰
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獲饗也吾不覩參
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于海丘陵學山而不至
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
夫糧食而已矣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
友也或謂子之治產不如丹圭之富曰吾聞先
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
利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
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生也以其所以
葬葬之至也或曰猗頓之富以爲孝不亦至乎
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
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
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
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
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
以爲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
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爲樂也歟曰有教立
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
尼不可爲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爲力矣曰未之
思也孰禦焉

吾子篇

楊雄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彫蟲篆刻俄而
曰壯夫不爲也或曰賦可以諷乎曰諷則已不
已吾恐不免於勸也或曰霧縠之組麗曰女工
之蠹矣劔客論曰劔可以愛身曰狴犴使人多
禮乎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
必也淫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
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
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或問蒼蠅紅紫曰明視

問鄭衛之似曰聰聽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曰亦精之而已矣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請問本曰黃鐘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溷法度也或問屈原智乎曰如玉如瑩爰變丹青如其智如其智或曰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爲尚事勝辭則佞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足言足容德之藻矣或問公孫龍詭辭萬數以爲法法歟曰斷木爲棊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不合乎先王之法者君子不法也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剌施也况介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覩其識味也委大聖而好乎諸子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嶮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曰子戶乎曰戶

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或欲學蒼頡史篇曰
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
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
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
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
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
別其文萃也狸變則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
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君
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擇則亂淫則辟述正道
而稍邪哆者有矣未有述邪哆而稍正也孔子
之道其較且易也或曰童而習之白首紛如也何
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
詐詐雖有耳目焉得其正諸多聞則守之以約
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則無卓
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
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用也要而易守也
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
屋之爲旰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爲郭

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
之塞路者有矣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
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
懸諸天衆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
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其統一也

問道篇

楊雄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或曰可以適
他歟曰適堯舜文王者爲正道非堯舜文王者
爲他道君子正而不他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
車航混混不捨晝夜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曰
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
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道德仁
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德以得之仁以人
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

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或問德表曰莫知
作上作下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
奚其知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
禮焉以爲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爲之爲
矣或問彫刻象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
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
吾有取焉耳及槌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
耳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苓開
發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
闢然不覩牆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
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
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
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
非所以爲治也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是以法
始乎伏犧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峭峭聖人
不取也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也殷之
以中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
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而往人也哉聖

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小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於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耿耿久而愈盈尸諸聖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或問無爲曰奚爲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乎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或問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古德懷不禮懷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曰嬰犢乎嬰犢母懷不父懷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狙詐之家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

也曰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
銜玉而賈石者其徂詐乎或問徂詐與亡孰愈
曰亡愈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曰御得其道則
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
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
須於征歟徂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
於徂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徂詐也或
曰無徂詐將何以征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
馬法乎何必徂詐乎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若
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蠮螋不
媿臘也歟或曰刀不利筆不鈿而獨加諸砥不
亦可乎曰人砥則秦尚矣或曰刑名非道邪何
自然矣曰何必刑名圍碁擊劔反自眩刑亦皆
自然也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
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
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
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名台或曰莊周
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至周罔君

臣之義行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隣不覲也

問神篇

楊雄

或問神曰心請聞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天地神明而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况於人乎况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

際使之而無間者也龍蟠于泥蚘其肆矣蚘哉
蚘哉惡覩龍之志也歟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
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其不妄形其
不可得而制也歟曰聖人不制則何爲乎姜里
曰龍以不制爲龍聖人以不手爲聖人或曰經
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
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
益可知也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
知也或曰易損其一雖蠢知闕焉至書之不備
過半矣而習者不知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曰
彼數也可數焉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未如之
何矣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
今亡夫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灑灑爾周書噩
噩爾下周者其書誰乎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
易知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
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爲
萬物郭五經之爲衆說邪或問聖人之作事不
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豈豈也曰瞽曠能默

聾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
不齊之口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
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
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
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
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面
相之辭相適揀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嚙嚙者
莫如言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昏
昏傳千里之恣恣者莫如書故言心聲也書心
書也聲書形君子小人見矣聲畫者君子小人
之所以動情乎聖人之辭渾渾若川順則便逆
則否者其惟川乎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
世也會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
其如聖何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
雜也曰雜乎雜人病以多知爲雜惟聖人爲不
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
多贅矣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
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

古文世編 卷之三十一 四十八
與我玄文或曰玄何爲曰爲仁義曰孰不爲仁
孰不爲義曰勿雜也而已矣或問經之艱易曰
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亡則艱延陵季
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札末如之何
矣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爲不難矣
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爲難矣衣
而不裳未知其可也裳而不衣未知其可也衣
裳其順矣乎或問文曰訓問武曰克未達曰事
得其序之謂訓勝已之私之謂克爲之而行動

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克其光曰我
知爲之不我知亦爲之厥光大矣必我知而爲
之光亦小矣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蓋勢諸
名卿可幾也曰君子德名爲幾梁齊趙楚之君
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
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
卿或問人曰難知也曰焉難曰泰山之與螳蛭
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嗚
呼能參以似者爲無難或問鄒莊有取乎曰德

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
愆也愆語君子不出諸口

五百篇

楊雄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
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
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
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誦乎曰有曰焉
誦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虎所不
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誦如何或曰衛
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誦曰誦身將以信道也如
誦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聖人重其道而

輕其祿衆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
歟衆人曰於祿殖歟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
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孫叔通欲制君臣之儀徵
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曰若是則仲尼
之開跡諸侯也非邪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
如委已而從人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或
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
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而不能用也可
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從之則棄其所習逆

其所順疆其所劣捐其所能衝衝如也非天下
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
則載而惡乎之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
鈍乎曰衆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
百聖而不慙蔽天地而不耻能言之類莫能加
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
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
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羣婢之故也不
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

下古世紀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
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
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
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
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繼周者未
欲泰平也如欲泰平也捨之而用佗道亦無由
至矣赫赫乎日出之光羣目之用也渾渾乎聖
人之道羣心之用也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
之何五經之支離曰支離蓋其所以爲簡易也

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曰
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仲尼神明也小
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
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未如之何矣或問聖人占
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
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曰在德
不在星德隆則畧星星隆則畧德也或問大人
曰無事於小爲大人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爲小
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隴靈其聲

者其質玉乎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其逝於日乎彤弓黼矢不爲有矣聆德前世清視在下鑑莫近於斯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已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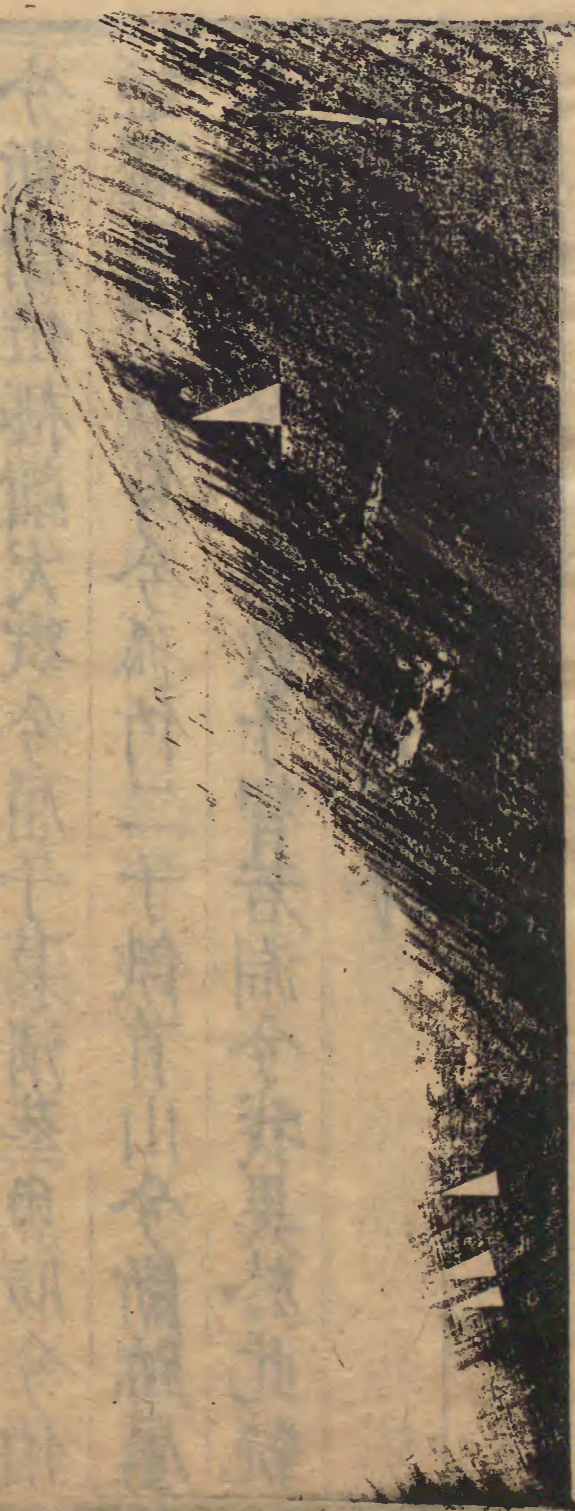
果而啗之奚其彊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今弛而不失其良今或曰何謂也曰撒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黑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也次鳥獸草木也

太玄賦

楊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
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矐矐著乎日月兮何俗聖
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
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
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况人事之所極
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豐盈禍所棲
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
燭翠羽微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

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爲綱兮懷忠
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歿而名滅豈
若師由聃兮執玄靜於中谷納僞祿於江淮兮
楫松喬於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
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
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舞馮
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
芝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閭闔以窺天
庭兮騎騁騄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
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
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掛網羅固足珍
兮斯錯位極離犬豕兮屈子慕清莖魚腹兮伯
姬曜石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
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
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反騷

楊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謀伯
 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
 虜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歛弔楚之湘纍惟天
 執之不辟兮何純潔而離紛紛纍以其洪恣兮
 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揚朔兮招搖紀于周
 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
 洪族兮又覽纍之昌靜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欒
 槍以為綦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難資

嫩娃之珍髻兮鬻九戒而索賴鳳凰翔於蓬階
 今豈駕鸞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躡今驢騾連蹇
 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緩貌擬而不敢下靈修
 既信椒蘭之嗛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芟
 茄之祿衣兮被芙蓉之朱裳兮酷烈而莫聞兮
 不如襍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
 麗佳知衆媼之嫉妬兮何必颺纍之娥眉懿神
 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離兮
 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芥兮颺燁燁之

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天頽而喪榮橫江湘
 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汎溢兮將
 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
 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
 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
 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今之遂奔馳
 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
 若惠兮臨湘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
 湖而漚之費椒楮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

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臯
 靈既攀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
 徒恐鷦鷯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為不芳
 初纒棄彼處妃兮更思瓊臺之逸女
 杼雄鵠以作兮今何百離而曾不一耦
 乘雲霓之旖旎兮望崑崙以穆流覽四荒
 而顧懷兮奚必云女被高丘既亡鸞車之幽藹
 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瀕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
 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纒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舖歎兮潔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蹠彭咸之所遺

古詩七
 卷之二十一
 五十八



[Faint, illegible text visible through the paper from the reverse side]

蜀都賦

楊雄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臯彌望鬱乎
 青葱沃壘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
 紀則三宮奠位東有巴賓綿亘百濮銅梁金堂
 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巖岑丹青玲瓏巧節
 桃枝石鱗水螭南則有犍犍潛夷昆明峩眉絕
 限岷嶺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
 近則有瑕英茵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
 碧馬犀象夔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盧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八 五十九
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鷄北
則有岷山外羗白馬獸則麕羊野麋羆整羆貓
麋麋鹿麝戶豹能黃獬胡雖獲後蝟獲猴猶毅
畢方爾乃蒼山隱天岾嶮迴叢增嶮重萃岾石
嶺崔崒巖嶻嶭霜雪終夏叩巖嶺嶺崇隆臨柴
諸徼岷峴五砢參差滄山巖巖觀上岑崑龍陽
累崦淮粲交倚雌嶧嶧嶧崎集嶮脇施形精出偈
堪嶠隱倚彭門鳴峴峴嶮嶮岾岾方彼碑池岷岷
輻解礫乎岳岳北屬崑崙泰極涌泉醴疑水流

津澆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羗庭漆水浮
其匈都江漂其涇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千浚
萬谷合流逆折泌節乎爭降湖澗排碣反波逆
漉礫石冽嶮紛苒周溥旋溺寬綏頽慚博岸敵
呷粹瀨磴巖挫汾汾忽溶閩沛踰窘出限連混
陁隧銍釘鍾涌聲謹薄汗龍歷豐隆潛延延雷
扶電擊鴻康濫遠遠乎長喻馳下山卒湍降疾
流分川並注合乎江州於木則榎櫟豫章樹榜
檐櫨檣桺青稚雕梓枌梧樞櫪槨檣木稷材信

楫叢俊幹湊集枇枋楬北沈榿椅從風椎參循
崖椒接涇淫溶繽紛幼靡汎閔野望芒芒菲菲
其竹則鍾龍笳篴野篠紛鬯宗生族楷俊茂豐
茱洪溶忿蒂紛揚搔禽輿風披夾江緣山尋卒
而起結根才業填衍迥野若此者方平數十百
里於况則汪汪漾漾積土崇隄其淺濕則生蒼
葭蔣蒲藿草青蘋草葉蓮藕朱華菱根其中則
有翡翠鴛鴦梟鷓鷯鷺鸕鷀鷓鷯其深則有徧
懶沈鱣水豹蛟蛇鼉鱣鼉龜衆鱗鱗鱖爾乃其

都門一九四百餘間兩江珥其市九橋帶其流
武儋鎮都刻削成蘇王基旣夷蜀侯尚叢弁石
石驛斫岑倚從秦漢之徙元以山東是以隕山
厥饒水貢其獲苴竹浮流龜磧若蝎相救魚酌
不收鴛鴦鷓鷯風胎雨釁衆物駭目單不知所
禦爾乃其裸羅諸圃歐綠畛黃甘諸柘柿桃杏
李枇杷杜楸栗榛棠梨離支雜以梃橙被以櫻
梅樹以木蘭扶林禽燻般關笏支何若英絡其
間春機楊柳裊弱蟬抄扶施連卷貍貍蟾蜍子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八
鷓呼焉爾乃五穀馮戎瓜匏饒多卉以部麻往
往薑梔附子巨蒜木艾椒薤藹醬醢清衆獻儲
斯盛冬育荀舊菜增加百華投春隆隱芬芳蔓
茗熒郁翠紫青黃麗靡螭燭若揮錦布繡望芒
兮無幅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統緝緝縵緣盧
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其布則細都弱折綿繭
成衽阿麗織靡避晏與陰蜘蛛作絲不可見風
簞中黃潤一端數金雕鏤器百伎千工東西鱗
集南北並臻馳逐相逢周流往來方轅齊轂隱

軫幽輻埃穀塵拂萬端異類崇戎總濃般旂闐
齊啗楚而喉不感槩萬物更湊四時迭代彼不
折貨我罔之械財物饒贍蓄積備具若夫慈孫
孝子宗厥祖禰鬼神祭祀練時選日瀝豫齊戒
龍明衣表玄敷儷吉日異清濁合疎明綏離旅
乃使有伊之徒調夫五味甘甜之和勺藥之羹
江東鮐鮑隴西牛羊糴米肥猪麇麇不行鴻狹
羶乳獨竹孤鷓炮鷄被紕之胎山麇膾腦水遊
之腹蜂豚應鴈被鷄晨鳧戮鴟初乳山鶴旣交

古文世續 卷之二十八 六十一
春羔秋酈膾鮫龜肴杭田孺驚形不及勞五肉
七菜朦馱腥臊可以練神養血腫者莫不畢陳
爾乃其俗迎春送臘百金之家千金之公乾池
泄澳觀魚于江若其吉日嘉會期於送春之陰
迎夏之陽侯羅司馬郭范晶楊置酒乎滎川之
閒宅設坐乎華都之高堂延帷揚幕接帳連岡
衆器雕琢藻刻將星朱緣之畫邠盼麗光龍蛇
蜿蜒錯其中禽獸奇備髦山林昔天地降生杜
鄴密促之君則荆上亡尸之相厥女作歌是以

其聲呼吟靖領激啣喝啾戶音六成行夏低徊
胥徒入冥及廟嗜吟諸連單情舞曲轉節踟馭
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檐祐纖延躡淒秋發陽
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熊吡
嗽出焉若其遊怠魚戈郤公之徒相與如平陽
頰巨沼羅車百乘期會役宿觀者方隄行船競
逐何初撤曳絺索恍惚羅且彌漣漫漫沕沕龍
睢聊兮霖帝列枚孤施兮纖繁出驚雌落兮高
雄蹙翔雖桂兮奔縈畢俎飛膾沈單然後別

禍福如此可不慎哉夫士者國家之大寶功名之本也將軍一門九侯二十朱輪漢興以來臣子貴盛未嘗至此夫物盛必衰自然之理唯有賢友彊輔庶幾可以保身命全子孫安國家書曰歷象日月星辰此言仰視天文俯察地理觀日月消息候星辰行伍揆山川變動參人民繇俗以制法度考禍福舉錯諄逆咎敗將至徵兆爲之先見明君恐懼修正側身博問轉禍爲福不可救者卽蓄備以待之故社稷亡憂竊見往者赤黃四塞地氣大發動土竭民天下擾亂之徵也彗星爭明庶雄爲桀大寇之引也此二者已頗效矣城中訛言大水奔走上城朝廷驚駭女孽入宮此獨未效間者重以水泉涌溢旁宮闕仍出月太白入東井犯積水缺天淵日數湛於極陽之色羽氣乘宮起風積雲又錯以山崩地動河不用其道盛冬雷電潛龍爲孽繼以隕星流彗維填上見日食有背鄉此亦高下易居洪水之徵也不憂不改洪水迺欲盪滌流彗迺

欲埽除改之則有年亡期故屬者頗有變改小
貶邪猾日月光精時雨氣應此皇天右漢亡已
也何況致大改之宜急博求幽隱拔擢天士任
以大職諸闕茸佞調抱虛求進及用殘賊酷虐
聞者若此之徒皆嫉善憎忠壞天文敗地理漏
趨邪陰湛溺太陽為主結怨於民宜以時廢退
不當得居位誠必行之凶災銷滅子孫之福不
旋日而至政治感陰陽猶鐵炭之低昂見效可
信者也及諸蓄水連泉務通利之修舊隄防省
池澤稅以助損陰邪之盛案行事考變易訛言
之效未嘗不至請徵韓放掾周敞王望可與圖
之

上哀帝災異對

李尋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
 疏賤之臣幸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
 竊見陛下新卽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
 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太官
 衣御府久汙玉堂之署比得召見亡以自效復
 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
 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須臾之
 間宿留瞽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

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
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
長輝光所燭萬里同晷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
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
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
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壹君就房有
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
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
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爲近臣亂政日中

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營間者日
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
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
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
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
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彊志守度毋聽女
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
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
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

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閭者太白
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
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
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
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
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
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
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
事竊信天文卽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

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疆所惡以崇
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
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
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
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
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熒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
作態低邛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
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
熒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熒惑爲患不敢當

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榮感厥
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
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
填歲相守又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疎
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
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
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
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
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四孟皆出為易王命

四季皆出星家所諱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
天所以篤右陛下也宜深自政治國故不可以
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
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
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
兵法時寒氣應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
其月土溼輿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當面
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
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

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
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
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
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
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忽於時月之令
諸侍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羣
下請事若陛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
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爲本其星玄武婺女天
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爲準平王道公正脩明則
百川理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爲敗書云水
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
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爲最大今汝潁畎澮
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爲民害此詩所謂燁燁
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
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
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
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
庶民離畔震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

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大間者關東地數震
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救其咎
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儁退不任職以彊
本朝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爲
邪謀所陵聞往者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
獨有汲黯以爲公孫弘等不足言也弘漢之名
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曰
朝廷亡人則爲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
聞陛下奇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

來人人自賢不務於通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
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詩曰濟濟
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
虛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
於四境殆開之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
土之美者善養禾君之明者善養士中人皆可
使爲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聚
英儁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
時士厲身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

古文世編 卷之二十一 十三
非尹王章坐言事誅滅智者結舌邪僞並興外
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宮作亂此行事
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
日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
深見天意昭然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
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德行道術通明之
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大宗
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
士無文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臣
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
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唯財留神
反覆愚臣之言

說王音書

杜鄴

鄴聞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
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爲作
也昔秦伯有千乘之國而不能容其母弟春秋
亦書而譏焉周召則不然忠以相輔義以相匡
同己之親等己之尊不以聖德獨兼國寵又不
爲長專受榮任分職於陝並爲弼疑故內無感
恨之隙外無侵侮之羞俱享天祐兩荷高名者
蓋以此也竊見成都侯以特進領城門兵復有

詔得舉吏如五府此明詔所欲寵也將軍宜承
順聖意加異往時每事凡議必與及之指爲誠
發出於將軍則孰敢不說論昔文侯寤犬鴈之
獻而父子益親陳平共一飯之養而將相加驩
所接雖在楹階俎豆之間其於爲國折衝厭難
豈不遠哉竊慕倉唐陸子之義所自奧內唯深
察焉

上日食對

杜鄴

臣聞僉息憂國碎首不恨卜和獻寶則足願之
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陳臣
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
以男雖賤各爲其家陽女雖貴猶爲其國陰故
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
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
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
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

爲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晦晝昏冬雷
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
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
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籌傳相驚恐案春
秋災異以指象爲言語故在於得一類而達之
也日食明陽爲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也
坤以法地爲土爲母以安靜爲德震不陰之效
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
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

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間也前大司馬新都
侯莽退伏第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
去蕃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
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
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
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
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
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
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

三桓雖隆魯爲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晡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猥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它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爲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主如此之至奈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意精誠思承始初事稽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羣生無不說熹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諫擊匈奴書

嚴尤

臣聞匈奴爲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蝨蟲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爲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

是爲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旣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爲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衆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理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旣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半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

加二斗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糒復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輒探湯敗事之後後出益可怪晚發愈可懼耳
方春歲首而動發遠役黎藿不充田荒不耕穀
價騰躍斛至數千吏人陷於湯火之中非國家
之人也如此則胡貊守關青徐之寇在於帷帳
矣升有一言可以解天下倒懸免元元之急不
可書傳願蒙引見極陳所懷

